

市环保协会录音整理稿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ety (GONGO)

环保：巴南区的，到目前为止没有回复。

环保：南方都市报也已经报道了。还申请了招投标公开，但非常敏感，没有公开。

哪类申请我们最容易获取，哪类最难？

环保：市发改委的交易，当然我们只是申请了一次，环保局比较难，它们总在推脱。特别是有次申请规范性文件，环保局拖了几个月。特别是涉及钱的话，很难申请。

环保：依申请公开，主要是考虑方便、经济。

我们参加过与环保有关的新闻发布会没有？

环保：很少，可以去。但我们更愿意关心具体的事情。

最容易获取信息途径？

环保：很有限，都通过程序，其它方式并没有尝试过。都需要到现场填表。

申请都有回复吗？

环保：都有。过程都有沟通，重庆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有些信息网上没有，申请后他们也会挂到网上去。

有没有申请被拒绝的情形？

环保：让我想想，申请一些比较敏感（例如污染），很难拿到。他们都在推。

环保：不会，他们会互相推脱。

如果环保局拿不到，为何不向上级申请？

环保：这个不能回答，太敏感了。

给你们信息了，会附条件吗？

环保：这个不会，给我们了就可以公开了

男：如果给文本那就直接进入公开程序了，至少那样是有记录的。他肯定是有过程记录的，那就不仅是工作人员协调的关系了。那就是经过同意的了。既然经过同意给出来了，那就不能说这个要保密。通过信息公开搞到的东西，也不是通过私下去搞到的什么招标的文件啊，什么啊。

还是说市级政府的网站和区县政府的网站，不是说我们说网上获取一些信息啊，是从区县网站获取的信息多还是从政府获取的网站的信息多？有些是不是只能从区县哪里才能获得？

男：根据实际情况说，从区县那边比较难。

男：有些信息，不管是网站上公开的，还是其他方式公开的很少，从我们来说…

女：信息容量比较小。

男：从我们了解的角度来说。

吧？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是吧？

女：就是没有或者拒绝都会在规定的期限内告诉你是吧？

男：对，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去申请也出现过这种预期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去找他们说这些规定的时间到了。

女：有没有当时您觉得可以申请的，但是他当时觉得这样的根据自己的衡量觉得不能当场就告诉的这个东西？

男：不可以。

女：不可以，没有。在工作日向他们申请是吧？

男：对。

女：还是要走这个程序是吧？

男：因为我自己只是工作人员。

女：哦，他们这个程序还是走得很好的是吧？

男：这个还是按照程序来弄，这个没问题。他当然要按照程序走啊，他不能说一个公职人员把这个东西给拦下来了。

女：给拦下来了。

■ 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在申请信息公开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有一些消极的影响啊，有没有考虑这个？

男：对我们的消极影响？

■

■

女：对于您申请过的地方，对于您的申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以后会危害到自己的这一方，危害到申请的这一方？

男：这个我觉得是对对方来评价的事情，我觉得….

女：利弊权衡哈。

男：对啊，这是对方考虑的。我什么时候申请。

女：不会面临一些威胁什么的。No threats encountered?

男：不会的，这个是我们对政府，信息公开是对政府。

■有可能是这样，比如环保部门做了某一个工作的环保测评，然后我们要申请他这个东西，他这个公示是否会对咱们有一些。

男：这个还是比较少，按照程序他们应该是要保密的。

女：替你们这方保密的。

男：是不可能，如果对方知道我们是。

女：他们就和政府直接就有一些….

男：他们就有一些违规或者违法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对环保局。

女：你的关系一个是申请一个是提供信息是吧。

男：我们申请政府信息，我们不申请企业信息。如果我们去申请企业我们就让企业拿。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不当就会出问题。

女：政府有问题企业也有问题。

男：对，对。

■

男：这个不相关，肯定是不相关。

■是这样，重庆市交通民营的，有些路线卖给政府，把重庆的一些线路收归国有，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一些了解？

男：对于这个东西啊过程实在是不了解，事情我是晓得。至于说这个过程是什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特别关注了。因为不是我们的工作。

接下来是我们申请的一些目的啊，你申请信息公开的动机是什么？

男：工作组需要，这个。

男：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些基本上都与我们的污染防治的这个工作方向有关。

男：污染防治，对。接着问。

您获取的信息是全面广泛的吗？

男：这个东西肯定还是有些信息是确实的。比如说 A 给了 B，但是部分 A 的东西也不全面。

是否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方面是否会促进政府官员和相关部门更加负责？

男：对。这个事情本身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我记得，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有时候和一下地方的官员或者公务员沟通，我们会问他们的名字，开始好多都不给，我们就说根据政府机关条例，我现在要求您告诉我你的名字。他就不给。

女：他觉得你要对他不利是吧。

男：对。但是后来他也经过这个过程他也受到了教育，学习到了一些新的知识。他就知道了什么是政府信息公开。这个真的是对他的一个促进。

女：这个真的是一个促进。

男：这就是一个督促的过程，我告诉你事情就行了，我不给你。我不用告诉我的名字，我也不用告诉你手机号码是多少。这样的事情我们遭遇到好几次。我们就让他们好好学习了一下，我们就说那就你们去问一下你们的办公室法制科信息公开条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和规定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要不要这样。他们就打，后来他们领导给我打电话打的时候我就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基本这些人内部就受到了教育，让他们学习了。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最后也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所以这个东西他也提到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可以，根据这个重庆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做到这一点是要考核的。

他们每一年都是有考核的。

才他们那个处长也提到了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哪一个地方的书记在常委会上作报告。

男：我们当时也有一个在他们局的会上做检讨。

男：这个内容从它们一起的大概的事情，那是因为其他的事情，他了解这个事情他也不告诉我。

男：对对对。最后他们告诉了我们他们的名字。

男：是在他们局里党委会什么东西。

男：他本身也是党委成员。

女：党总是秘密的。

男：至少说明他们还是重视这个过程。

就在党组会议上作检讨。

男：是就在党组会议上作检讨。

您认为互联网在提升透明度方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男：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吧，而且现在互联网甚至是非常，对大家表达的意见或者倾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是否有利于公民社会，或者这个非政府组织像咱们这个 NGO 和个人。

男：这个苹果的一个案例是非常好的。

男：就是环保组织在针对苹果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特别是苹果的供应链很多污染企业，针对这些供应链提供了很多，做了很多工作。不仅是建议啊。这两天链的管理。这个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通过网络表达的。针对苹果这样的问题是通过网络来传答这些问题的意见。

您对改进网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是否有更好的建议？

男：网络申请，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遇到的基本上是有些区县基本上没有这个平台，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要加强这些区县的，我的话说就是普及吧。比如加强一些教育啊、普及啊，至少要走到这一块。而且很多不知道。真的，反正

法制办的应该知道。

男：法制办他们知道，上次我们去林业局法制办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应该讲这些，还是这样。法制办真打电话过去跟他讲他们是怎么怎么样的。

男：这个啊越到下面越难。

这是为什么？

男：因为他们越缺少监督。越到上面的越到市级的省级的就越多的人监督你们，程序就越规范，越到下面程序就越不规范。因为大家都，因为我们总是去叫环保局做信息公开，有些问题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由于他的级别很高他很容易他就重视起来，但是越到下面就越不规范，他们的内部管理包括法治这方面。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每个人都懂法，不仅公务员，好多公务员不懂法的，越下面越这样。

男

境部门只是所有部门中的一个方面嘛。因为你们指的是信息公开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难，但是在有些地方肯定是和经济有矛盾的。这个有直接的矛盾。但是信息公开本身和经济之间应该不存在矛盾。

男：那这个绝对是必然的趋势。就算没有信息公开条例，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公开一些事情。

们协会这边好像已经和环保局那边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良性的互动机制。

男：互动，也不一定良性。

像很多非政府组织好像都有这种对于的部门。

女：只是对应的部门不一样。

咱这个协会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说一下。

站是吧。

男：没有。介绍？！

你们好像是参与了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环境测试报告是吧？

男：他们那个很简单的。

男：没有，我们很多都做过的。我们只需要填个表格就好了，没有专门去做测试这个情况。项常规的这些工作我们一直在做，包括 08 年 5 月份就有这个东西了。就在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做申请了。因为我们的工作是需要这些信息的嘛。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东西我们才去做，因为我们根据需求而定。

男：工作需要我们就开始做，这个难说。

我们建立一个联系。

女：你们在重庆市是吧？

男：我记得那个什么考试中心有那个。

北大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项目。亚洲基金会的项目。

男：前几天有人来问过我这个事情。

女：我们各个高校来干这个。

……小混乱……

你们这个注册在哪个机构下面？

男：我们现在是在两江*中心下面。

重庆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主管，找一个主管部门容易吗？

…笑…

11 年成立。

女：因为之前改名字嘛。

男：差不多了，我们刚注册。

那以前是非法的是吧？

…笑…

女：也不是非法的，是非法人的。是注册的法人。

男：现在是法人单位要负责的。

男：这个是注册的口号，当然这是个章程，我们主要是做好环保。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就是这个，其实啊现在政府信息啊可能公开的范围还挺多的，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这个基层信息，比如说设计到一些民生的，退耕还林的，还有一些资农惠农的一些。

男：这些涉及到数据的很难得到。

怎么的在工作中涉及到的不包括这一块。

男：不涉及这一块。就是按照成规理解这些东西再涉及一些数据就很难拿得到。

女：中国对数据这个东西很敏感，况且拿到数据能不能够用也是一个问题。可不可信也是一个问题。

他给出来的一般来说是可信的吧，如果政府部门给的话。

男：难说，比如我们去拿一个救灾的数据我们都向春负责人：我们这个是根据经验总结来的。

：我们昨天接触了一个律师，他在做一个桉树污染的官司，您知道吗？他那地方有 5000 亩的桉树，因为那地方有两个发电厂，然后桉树叶子全黄了，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向：不知道

然后他们找到发电厂，发电厂让去环保局。环保局出了个报告，根据什么园林鉴定中心，鉴定了一下说土壤的 PH 值不是因为发电厂影响的。

向：他是有超标，但不是由发电厂影响的。

：他是说 PH 值不适合桉树生长。就是说发电厂排放二氧化硫和桉树变黄没有关系。

向：这种事情我也听到很多。就是最终建立不起来因果关系。

向：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但这个案子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可以参与下。联系人叫什么？

向：夏什么？

向：重庆的吗？

向：名片？

向：他代理这个案子是吧？

向：这个我们倒是可以参与下。

5000 亩的桉树挺多的。

向：在哪里的？这是谁给你们的案例？

顿饭。

女负责人：他给你们说的这个案例啊？

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向：这个我们倒是愿意多了解点信息。

向：对，这个和我们比较相关。我们也在多了解这种民事诉讼，因果性。

边，他们对这个案子挺感兴趣的，你发给我一下，诶，你发给我一下。好。

向：桉树不造人民币，他就是造纸。造生活用纸，造人民币的树肯定不是桉树，桉树的纤维太高。

向：干这个的嘛，我们天天在这里看他们这个环评。造纸的树是专用的，其实也很常见。我们造纸的树是我们古代用来造手工纸的树，他的纤维和那种宣纸的差不多。

诶，你们应该也会和一些基金会搞一些合作吧？

向：对。

向：有一些。卡特。

向：卡特肯定不缺钱呐。

女：这些基金会都不缺钱，那个基金会缺钱啊。

向：但亚基会从来不会资助我们，他每年在学术方面花很大的钱。基层政权治理啊。

诶，夏律师。是这样，我们今天在这个重庆市环保协会，然后聊天的时候聊起您那个案子了，他们挺感兴趣的。您要不要跟这边这个老师沟通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建立一个联系。然后以后我们也可以关注下这个事。

女：我们不是环保协会。

向：喂你好，啊免贵姓向，方向的向，向春。。我不是政府，我怎么是政府呢，我们是草根。你跟他讲讲，他说我是政府。

没有，他们跟政府之间关系没那么紧密。哦，行，没问题，商业秘密吧，对吧。我们是这样想着我们几方能同时推动这个案子，可能会好一些。行，那咱们回头再保持联系。拜拜。

他为什么防着你们呢？

女：你介绍我们介绍错了。我们算什么机构啊。

向：重庆环保协会这种肯定是政府的。你像北京市环保产业协会，你觉得他是草根 NGO 吗？

向：没事没事，我们和很多律师都很熟的。

咱们一些申请的材料我们能获得嘛？在不影响的情况下。

向：就把那个表格，我发给她，然后打给你。

还有刚才那个有反馈的情况。

苏：那个他拿过去了。

苏：最高院和区法院调研的效果就不一样。

苏：但是基层法院的法官都很热情。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想说还是就是不知道。

苏：我们有一个国家赔偿的、行政诉讼的。就我们导师的项目，明天还要去做普法宣传。

苏：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

向：这些都是他们的文件，都是些过程信息。

你看能给的就给吧，不能给就算了。

这些文件网上有吗？

向：没有，都是依申请公开的。

这也不用申请啊，不都是政府公文嘛。

向：还有一个现象是，自从 2008 年之后，之前很多信息可能还长一点，现在在很多信息都公布的很短。以前那个环保处罚的，环境违法违规的，他会写的很清楚，某某某超标，罚款多少多少万。现在就是对某某某进行行政处罚，10 万元。以前都有某某指标超了多少，都是有数据的。现在只有结果。

女：把过程全部撤掉了。

向：这个是在我们在重庆，感觉特别明显的。以前都是有数据的，现在都公开了，只有结果。

那这个你觉得是进步还是倒退呢？

向：我觉得是肯定倒退啊。以前都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以前那些数据信息对我们非常有用，但现在就给一个罚款 10 万，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我是要的指标不是要钱。

女：对，看他的尺度在哪。

向：对，而且我知道他的污染物是什么。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罚 100 万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价值。那和罚了 1 万块钱是一样的，对我来说，他只是违规

苏：你们在申请里面已经写得相当清楚？

向：不是，这个本身是要公开的，不是我们要申请的。

向：不，这是一次的。

向：没有统计，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所有工作内容。我们仅仅是根据需要才去做，不会专门就这个事去做。

相信他们很清楚里面的情况。

大自然之友嘛，肯定爱护每一寸土地。

向：那个电厂是什么电厂你们知道吗？

向：这些信息你们也可以申请到。但就是需要申请。但可能每个月的数据都是以千计的。

女：要一个一个的去申请，就比较麻烦。

向：以前是至少公开到数据的，公开到指标的。但现在只公开结果。以前也有，2008年之前也有这些，但2008年之后反而更多了。

苏：政府利用这个东西，反而规避了很多东西。

向：因为你现在公开的东西多了以后啊，公开的风险也大了。而且很多机构只抓信息公开的，比如说北京的 研究中心，他们专门做信息公开的。这些数据他们就要整合，整合以后，他们觉得风险就很大了。像我们会经常接触这些数据，像某某厂，我们都特别清楚他们的污染物是什么东西。

向：这些我们都只有一份。复印下吧。

向：在向好的方向改善。

向：我有两三年了。

向：没有。我们都干这一行很多年了。在别的机构。

女：人与自然它主要是介绍自然或风景的，说不上是环境问题的杂志吧。他是科普性的杂志。

的杂志、报纸都办的怎么样。他们那个老总据说还得过 奖，但下面的工作人员跟我接触的时候对他没有一个好印象，就是老克扣工资啊。你们没有被你们老总、被向老师克扣工资吧？

向：我们是克扣时间。

女：我们有项目经费。

向：我们四五个项目吧。